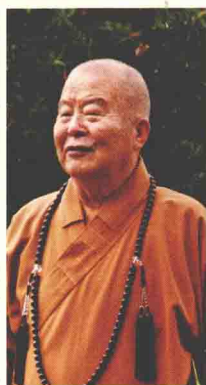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百年佛缘

星云大师



3

## 文教篇

星云大师口述

佛光山书记室记录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# 百年佛緣

星云大师



3

## 文教篇

星云大师口述

佛光山书记室 记录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台湾佛光山宗委会独家授权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佛缘/星云大师著. 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  
三联书店, 2013.10

ISBN 978-7-108-04720-5

I. ①百... II. ①星... III. ①星云—传记 IV.

①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03522 号

# 目录

百年佛缘 ③ 文教篇

- 001 我的文字编写因缘
- 023 我与文学的关系
- 047 我和华人学者们的互动
- 067 我与国际学者的因缘
- 091 我与大学校长们



- 117 佛教丛林学院的发展与成就
- 149 我与佛教学术活动
- 171 我提倡读书会
- 197 我与艺术家们
- 233 台湾佛教出版界的风云
- 253 我与艺文界的朋友们
- 281 我“编藏”的因缘
- 309 我对戏剧的浅识

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331 | 我推动法音宣流   |
| 357 | 梵音遍天下     |
| 379 | 我与无冕之王的因缘 |
| 397 | 我与媒体的互动   |
| 429 | 我与荣誉博士的缘分 |

## 我的文字编写因缘

曾有记者问过我，  
为什么热爱文字编辑，终身不辍？  
因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环，  
是弘法的资粮，  
人不在，文字还在。  
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受用，  
这辈子，乃至下辈子，都会对佛教有好感。  
透过文字媒介，  
不只是这个时代，不只这个区域的人，  
都可以接触到佛陀伟大的思想，  
几千、几万年以后，  
此星球、他星球的众生，  
也可以从文字般若中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。



我作为一个出家人,除了知道一些佛理以外,梵呗唱诵应该是不合格的,可是佛教里最需要的就是梵呗唱诵。一个出家人会得梵呗唱诵,到处都会受欢迎,有一句话说“会得香云盖,到处吃素菜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偏偏我五音不全,连“香云盖”都唱不下来。以这么样的条件,在佛教里,可以说应该是走不出去的。

好在我生性勤奋,欢喜舞文弄墨。在焦山念书的时候,我的作文甚至老师都还替我誊清,送到江苏省会镇江的报刊上发表。我原本也没有学过诗词歌赋,由于焦山位在长江中心,在那样的环境,偶尔晚餐后,在沙滩上散步,真有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美感,每每引发我写一些小诗。寄到各报刊,篇篇发表,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

可见得,人生的道路很多,此路不通还



有彼路,不要墨守成规,也不必自以为愚痴不会,所谓“愚者也有一得”,所以我自己培养文学的兴趣,兴趣也成长了我。

我想,既然喜欢写东西,就应该进一步学习编辑。因此,每个月规定自己编一本专属自己的刊物,叫做《我的园地》。跟一般刊物一样,有发刊词,有社论,有讲座,有专论,有随笔,有新诗,还有编后记,甚至小说,每个月再怎么样功课忙碌,必定把《我的园地》书写完成,如期出刊。其实这本刊物的读者,只有我自己一个人。

离开焦山以后,第一个获得的工作就是宜兴白塔国民小学校长,在那个时候,有一位同学智勇学长也长于文字,两个人志同道合,编发一份《怒涛》月刊,这份刊物取名叫“怒涛”,意思就是要用怒吼的波涛,冲毁腐旧的恶习,还给佛教一个清净的本来面目。

当时在那个乡村地方,也找不到印刷厂印刷,就由智勇书写钢版,我做发行。这一本油印的杂志,每次发行五百份。原来以为这份油印的杂志,应该不会引起人的注意,再者,里面的文章立论激烈,可能会引起佛教界的反感,结果,第一期出刊之后,就得到素有佛教杂志权威的《海潮音》替我们刊登一个义务广告说:“我们又多了一支生力军!”这个鼓励,给我们很大的力量。

原本以为家师志开上人也会怪我兴风作浪,没想到,他不但没有怪我,还寄了五百令的纸赞助我们,这又给我们无比的鼓励。

这份《怒涛》前后编了二十多期,后来因为白塔国小这个地区是国共交火的地方,实在生存困难,不得已我又回到了南京。

一九四七年冬,承蒙江苏徐州《徐报》的王老董,要我替他主编副刊,定名为《霞光》;可惜,我只编了一期,就爆发了“徐蚌会战”(即淮海战役),当然,这个短命的副刊也就夭折了。



因为徐蚌会战震动了南京，当时局势风声鹤唳，我在前途茫茫之下，就随着“僧侣救护队”，在只想逃命，也不问前途的情况下，就这样到了台湾。

我到了台湾后，知道在台中的学长有一份《觉群》旬刊。这是一份抗战胜利后，由太虚大师创办，在上海发行的杂志。它的发行量很广，可以说，是一份走改革佛教的杂志，因为战争的缘故没有办法继续出刊，就由我在焦山读书时的学长、时任上海市佛教会秘书的大同法师负责，将这份杂志从上海带来台湾。

一九四九年初，大同法师因为“匪谍”嫌疑远走香港，遗留这份《觉群》还没有出刊，其他人也不知如何处理。因为我在大陆有编写的经验，他临走前交代他们，要我去负责主编。因为这是太虚大师要革新佛教的一份杂志，我当然很有兴趣为它服务，也愿意做出贡献；但是我只编了一集，出版后，就受到警察的调查。当然，我不能为了编辑杂志，就跟警察、安全人员挑战，同时也怕连累到中坜圆光寺居住的问题，我不敢再到台中。因此建议台中宝觉寺的住持林锦东法师（又叫宗心法师）另请高明。他就请到台中图书馆的总务主任朱斐前来主编，终于在夏秋之际，杂志复刊出版了。

没想到，在第一版上声明，今后《觉群》要更改为纪念印光大师，弘扬念佛法门，提倡净土学说。我在中坜圆光寺看到这样的启事，大为不满。我认为太虚大师、印光大师，都是大德，但是，这好比张家的祠堂，你不能随便把它改成李家的祠堂，我就写了一封信去质问他，你怎么把太虚大师创办的杂志，拿去纪念印光大师呢？这张冠李戴，怎么也说过去。

原来，朱斐居士是跟随李炳南居士学佛，二人同是印光大师的弟子；他把我的原信刊出，并且说我不赞成净土法门。其实我一



生,打的佛七约有百次以上,再加上早晚念佛、周六共修,那就更多了。我是倡导“禅净共修”的人,主张“解在一切佛法,行在禅净共修”。为了这一段文字编辑的因缘,招来我在佛教界一段很不好听的名声,说我反对念佛,增加了我在台湾弘法的困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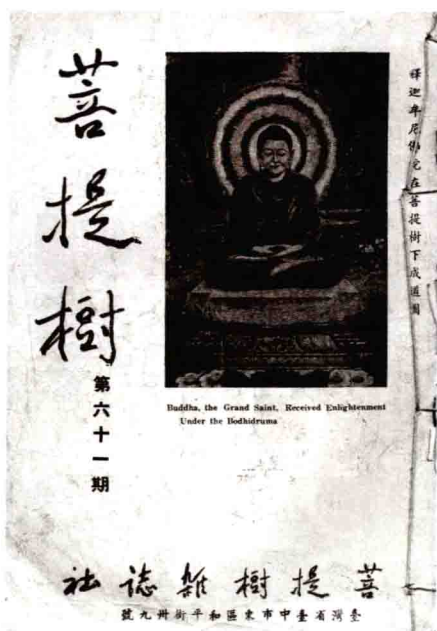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,《觉群》改名叫《觉生》,发行了一年之后,再改名《菩提树》。这就是在台湾发行多年的

《菩提树》杂志的来由。后来《菩提树》出刊,我经常投稿,我和朱斐居士也时相往来,成为很好的道友。

这个时候,因为我的文章不断在《觉群》、《觉生》、《菩提树》发表,居住在新北投的东初法师办了一份《人生》月刊,要我去为他主编。我原本就已经断不了的文字编辑因缘,又再继续下去了。

我断断续续编了六年的《人生》杂志,这六年中,我没有用过《人生》杂志的一张稿纸,也没有用过它一张邮票,也没有支过它一分钱的车马费,说起来,从那时候开始,我就为佛教的文化做义工了。

后来东初法师跟我讲,因为我的这一份杂志,让你们扬名立万了。又说,现在你也应该帮忙,我们把杂志从二十四页增加到二十



《菩提树》杂志



《人生》杂志

八页，新增的四页，就由你出资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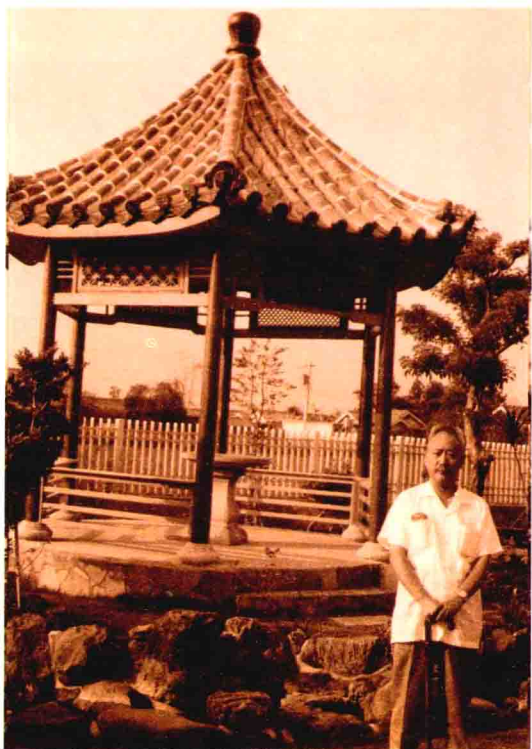
我为了编辑的兴趣，很辛苦地筹募这四页增加的费用，甚至光在宜兰这一个地方，我就介绍了三百多个长期订户。这都是靠着信徒助印、捐献订阅支持才有的。

在编《人生》杂志期间，我学到很多，比方花莲大地震，东初法师要我去救灾，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如何救灾。还有，他写的文章经常在发表后，引

发外界的一些争论，他都说那些文章是我写的，我也必须学习代他抵挡这些议论。

《人生》杂志在当时的佛教界，算是一份很有权威的杂志，因为有东初法师好评论佛教，有南亭法师专写佛教长篇文章，煮云法师、心悟法师都加进了我写作的阵容，我真是废寝忘食地要把这份杂志编好。

每个月，我必须从宜兰到台北两次，一次是送稿给印刷厂排版校对，过几天后，再上来做最后校对印行。记得那时候也没有经费坐汽油车，都是坐普通的运煤车，必须经过二十三个山洞，每一次宜兰台北一趟下来，鼻孔都塞满了煤灰，期间的辛苦，现在的人已经难以想象了。



《觉世》旬刊的  
创办人张少齐

后来我不能为《人生》杂志继续编下去的最大原因，主要是《觉世》旬刊在一九五七年，由台北健康书局张少齐、张若虚父子出刊。因为他们想要办一份弘扬佛教的刊物，以报纸型发行，预计每十天一期，要我担任总编辑。

他们本来要叫做“旬报”，但我知道，依政府的规定，每周出刊的，可以叫“周报”，但十天一期的还是名为刊物，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叫“旬刊”，《觉世》旬刊就这样定名下来，并且在同年的四月一日创刊。

《觉世》旬刊是一份四开的报纸型刊物，我虽然没有编过这样



在接办《觉世》旬刊之后,又担任《今日佛教》主编

的期刊,但觉得很有挑战性,特别是我一向有“做中学”的性格,于是就边做边学。总听人说“皇天不负苦心人”,确实,我只编了二三期,得到好友李春阳的指导后,自己就能上路了。

我本着公平原则,报道佛教界的新闻、活动,我也秉持公正精神,撰写《云水楼拾语》,评论佛教的是非得失。当然,这份《觉世》蒙佛教各界的重视,发行得非常广泛。

编辑《觉世》旬刊的同时,听说《今日佛教》忽然宣布要停刊。我乍听之下,觉得非常可惜。实在说,《今日佛教》是一本很好看的美术画刊,由广慈、煮云等法师,以及李春阳发起。它的照片精彩,图文并茂,编辑得相当精彩,当然,画报画刊要比文字更容易得到读者的欢迎。尤其,它也刊登了大陆的锦绣河山、介绍大德高僧等内容,大家看得很欢喜。

经办不到一年,就宣布要停刊,必然是因为经济不够周转。这一停刊,就有人不甘愿,由台北善导寺住持演培,监院悟一、妙然等,组织了一个八人的社务委员会,由我担任执行编辑。于是我又披挂上阵,开始了文字的编写工作。





《觉世》旬刊于一九五七年创刊，每十天出版一期，从报纸型、口袋型到杂志型，四十余年未曾间断，今已纳入《人间福报》

一、帮忙智光商工创建筹款。假如今天大家翻阅一九六五年前后的《觉世》，就能注意到所刊登的功德芳名。

二、帮忙建设佛光山开山初期工程。

三、引发社会公论，维持正义。

例如，一九六四年，西班牙的斗牛要移到台北表演，表演最后要把牛杀死。我们觉得这太残忍了，基于慈悲的立场，提出反对斗牛的意见。那时候，“立法院”就凭着《觉世》的一篇评论，最后阻止了这一场血腥的表演。

又例如，政府曾反对台湾民间的信仰，要取缔五日一大拜、三日一小拜的情况。我觉得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，这是民间社会问题。因为人民一年的辛苦，他借由大拜拜可以宴请亲朋好友，这也是他们相互联谊、娱乐的生活之一。如果剥夺他们拜拜的权利，只准许高官厚禄的人天天吃大餐、跳舞享乐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

所以我喊出口号：不可以“取缔”拜拜，可以“改良”拜拜。所谓“改良”拜拜，就是用香花素果代替大鱼大肉，以素食的东西来



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《人间福报》发行,为佛教界的第一份日报

祭拜,既不杀生又不造业,又能维护信仰。后来,这满天的风云,就因为这样的建议,社会就安定了。

这份助印的刊物,每期发行四十万份,遍及四十二个国家地区,扮演着海内外几百万佛教徒沟通的桥梁。直到二〇〇〇年,并入新创刊的《人间福报》,也就是现在《人间福报》的“副刊”与“觉世·宗教”了。

文字编辑工作是会让人上瘾的,而我更乐在其中。在宜兰弘法时,我除了帮忙当地的《国光》杂志、《宜兰青年》写稿之外,自己又编印了一份《莲友通讯》,每半个月一期。当时,委托一位家里开设中华印刷厂的青年吴天赐帮我印刷,后来因为这份通讯的关系,度了他跟随我出家,他就是后来佛光山的第二任住持心平和尚。

说来,我对带动台湾出版界的进步,应该有些许的贡献。例如,朱桥先生帮我编辑《觉世》和《今日佛教》的才华,为《幼狮》杂志所欣赏,就把他请去担任主编。当时我建议他标题做大一点,字